

「喜艷親王」劉喜奎（續完）

丁 兆 豐

曹大帥辣手摧花

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之役，定武軍北京兵變，佔據全城，北洋大總統黎元洪逃進了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武官須藤少將家裏，他臨出公府之際，聽從了前任總統府祕書長張國淦的意見，命時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，再度起用他的政敵，遷往天津的段祺瑞為內閣總理。七月三日，段祺瑞便帶領他的班底，南下馬廠，以直隸



辣手摧花·佔了花魁的曹銳。

督軍曹錕麾下的第三師第六旅吳佩孚、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，和第八師李長泰等部為主力，迅即組成了實力強過張勳在京部隊十倍以上的討逆軍。當天，在馬廠誓師，兩路人馬齊向北京猛撲。張勳帶到北京的定武軍，人數不到三千，喪膽而來的京畿北洋部隊如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師，更是一俟討逆軍來臨，立刻反戈相向，參加了討逆軍的壯大行列。因此，定武軍拚命的頂了幾陣，七月八日，大部份已被討逆軍所解決。尤其八日

那天討逆軍派了一架飛機，飛臨清宮上空，在紫禁城的一片空地上，投了中國軍事史上的第一顆炸彈，幾乎把張勳的魂都給炸掉了。所以，張勳慌忙逃入荷蘭使館。京師的定武軍殘餘全部繳械，連張勳的徐州老巢，張勳心腹大將張文生，也率領張勳的定武軍六十四營，不戰而降，迫使張勳唯有通電下野。往後轉赴天津，改「行」做生意買賣。劉喜奎終於逃過了這辦帥逼嫁的一關。

第二個追求劉喜奎最力的北洋軍閥，是為陸軍部次長陸錦，字秀山，他捧劉喜

奎最力，民國六年，北京順天時報舉辦選戲劇大王、第一童伶、和第一坤伶，選舉的結果是戲劇大王梅蘭芳，第一童伶尙小雲，第一坤伶劉喜奎。那劉喜奎的當選，就由於陸錦的全力支持，為這件事他還在報紙上受到輿論指責，認為他不該以陸軍次長之尊，公然狂捧坤伶，有損官箴。劉喜奎當選第一坤伶後，陸錦自居有功，曾經屢次三番的向她求婚，但是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劉喜奎待他祇是虛與委蛇而已。

第三個垂涎於劉喜奎美色的是賣布出身的北洋第三師長，一度出任北政府總統的曹錕，民國七年他任四省巡閱使，聲勢顯赫，一時無兩。為了想獨佔美艷親王劉喜奎，他在劉喜奎家人和親友身上花了將近十萬大洋，却是仍然無法一親芳澤。劉喜奎為逃避曹錕的糾纏，還曾一度輟演，躲到曹錕勢力難及的天津租界。祇不過，三年以後，到了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九日（陰曆十一月二十一日），曹錕在北京過他的六十歲生日，唱了三天堂會戲。戲唱完了，曹錕竟然露出猙獰面目，逞強施暴，把主角之一的劉喜奎硬留下來，辣手摧花，宛轉嬌啼，使劉喜奎無從抗拒的運了他

的私慾。而將劉喜奎送進火坑的，偏竟是苦戀她多年的陸錦，這一幕宦海醜劇，民初的名記者曾有繪聲繪影，妙到毫顛的描寫，茲予抄錄於次：

先敘曹錕此次壽域宏開，壽筵盛設，其繁華熱鬧，富麗堂皇，不但為千古以來所罕見，就論民國大軍閥的壽禮，也可首屈一指。一星期前，就由經略署傳諭北省著名男女優伶，來保（定）堂會，此時叫天已死，伶界名人，自以梅蘭芳的青衣花旦，堪稱第一流人才，其次如余叔岩之老生，楊小樓之武生，以及程豔秋尙小雲白牡丹小翠花等四大名旦，也都日夜登臺，演唱得意傑作。曹錕出身小販，困苦備嘗，而生性好淫，水陸並進，得意以後，京津男女伶妓受他狼藉者，不可數計。即如此次壽辰邀角，亦最注重名旦，賞賚之重，禮遇之隆，足使部下官兵，見而生妬，聞而咋舌。聽說演戲七天，犒賞達二十萬元。惟五

且所得，在半數以上，即此一端，可以想見曹之為人。但聞曹錕心中，尚不十分滿意，原因近來北京伶

人，又有男盛於女之勢，女伶中又鮮出色人才，曹錕撫今思昔，不禁回想起一個舊人兒來。巫山夢杳，故劍情深，自古英雄，未有不憐女兒，洪承疇為了一個滿妃，助成清代三百年基業，吳三桂失了一位愛姬。斷送有明三百年天下。像曹錕之所為，也算

繼黎元洪為大總統的馮國璋



張勳復辟，進入日本大使館的黎元洪

陸次長急走內線

得深情之英雄，庶幾媲美洪吳，足為千秋佳話呢。

說起曹錕的情人，大家都該曉得一點，其人非他，便是龍陽才子易實甫願意做他的草紙月布，冀得常嗅餘香的劉喜奎兒啊。北京某大學生，因一香面孔，拘罰五十元，喜謂價廉物美。喜奎大名久傳，南北全盛時代，幾乎壓倒梅程，推翻荀尙，餘子碌碌，更不足道。那時京津坤伶勢力，駁駁乎駕男伶而上之，其實所賴者，也不過一個喜奎而已。此外雖有鮮靈芝綠牡丹等數人，究竟無甚出色，所以喜奎一嫁，轉瞬坤伶聲勢，一落千丈，伶界牛耳，又讓男伶奪去。莫說小小妮子，舉足為伶界重輕，以視當日曹氏軍界地位，也正未必多讓啦。

喜奎原得陸軍次長陸錦一力捧場，才得一鳴驚人，陸錦因此得爲喜奎入幕之賓。其實喜奎心中，對於這位陸大人，只有厭恨而無戀愛可言，然而陸錦却那能看出美人深心，尚且肉麻當有趣的誇耀大眾，引爲無上光榮。恰值上次曹錕壽辰，陸錦便親送喜奎，前往祝嘏，并唱堂會戲三天，誰知動了曹錕的食指，賞賜之優厚且不消講，還把他留進內院，唱了幾齣祕戲。這一來，才把個陸錦弄得求榮成辱，搔首徬徨。後來又聽說曹大帥極愛喜奎，有納充下陳之說，陸錦更弄得走頭無路，如醉如瘋，逢人便說：「完了完了，糟透糟透。」人家見了，都暗暗匿笑，他也不覺得羞惡。等得壽期已過，人家都告辭回去，只有陸錦，捨不得喜奎，兀自託故逗留，探聽消息。還算他的運氣，此時忽然來了一個救星，却是曹三的正室太太。曹三生性長厚，得志後，不忘糟糠，仍舊敬畏太太，因此太太有權支配內政，查得曹氏睡喜奎情形，心中大不爲然。明知喜奎決不喜歡曹三，也不暇徵求曹三同意，趁他出外之時，把喜奎喊來，問了幾句。喜奎竟涕泣陳情，自言已有丈夫。曹太太問丈夫何人？喜奎一時回答不出，只得暫借陸錦牌頭一用，說是：「陸軍部陸大人。」曹太太聽了，回頭待妾們冷笑道：「你們瞧瞧，老頭兒越發荒唐得不成話了。一則是大員的姬人，二則大家還是朋友咧，虧他做出這等禽獸行爲。」侍妾們也深願太太作主，速把喜奎遣去，免他寵擅專房。大家你一言，我一句的，再三慫恿，曹太太竟大開方便，連夜把喜奎放出府門，還派了一個當差，押送回京。陸錦聞

訊之下，喜歡得渾身骨頭都輕飄飄的，好像站立不住一般，因爲他會幾次三番向喜奎求婚，喜奎總是支吾搪塞，不肯允許，把個陸錦急得不知要怎樣改頭換面，刮膚瀉腸，才能博得美人歡心，相持至今，未得結果，如今聽說喜奎在曹宅承認是自己的妻小，不用說，此番回京，必能三生緣定，姻締美滿，倒還十分感激曹三爺玉成之德，結合之功。預備成婚之後，供他一個長生祿位，早晚香晚點燈的，祝他千年不老，才能報答鴻慈，稍伸敬意。心中這麼想着，一個身子，却早糊糊塗塗的，趁車回京。一到車站，來不及回家，立刻坐上一部汽車，趕至喜奎家中，誰知一進大門，就有喜奎跟班上來，打了個千，回說，姑娘剛才回來，辛苦得很，預備休養幾天，才能見客，求大人原諒。陸錦萬料不到會掃這一鼻子灰的，早不覺怔怔發起癡來。怔了多時，忽對喜奎家人說道：「你們姑娘難道不曉得是我來了。」家人笑回：「姑娘原呀附過，什麼客人一概擋駕。」那時候憑他涵養再深一點，也萬萬受不了，心中一忿，不禁厲聲叱道：「胡說！我是你們姑娘將來的老爺，又不是客人，難道還要你們姑娘怎樣招待不成？我和他既是自家人，原用不着你們通報的，還是自己進去，等我問清了你們姑娘，再打斷你的狗腿子。」說罷，氣匆匆地向着喜奎臥室便走。家人明愛喜奎吩咐，單要拒絕陸大人，但這等說話，是斷斷不敢說出來的。如今見他自認爲喜奎未來的男人，不待通報，逕自進去，只得陪着笑臉，再三懇求說：「陸大人既這麼說了，小的原不曉得陸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約，大

家本是自己人，原不能當作客人看待，所以小的倒得罪了。但是姑娘的脾氣，陸大人有什麼不曉得？他既這樣吩咐，小的吃他的飯，斷不能違他命令，就是姑娘將來跟了大人，小的也還要跟去伺候大人和姑娘的。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。就是將來也不敢違抗大人的。大人是明白人，有什麼不原諒小的。如今這樣罷，姑娘確因倦極在裏面休息，待小的再去通稟一聲，說是：陸大人到來，想姑娘一定急要見面的，他一定會起來迎接大人，那時却與小的責任無干了。」說罷，又打了一個千，含笑說：「總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，栽培小的，賞小的一口飯吃。」陸錦見這人說話內行，本來自己深懼喜奎，怕他動怒。因亦樂得趁機收篷，便點點頭說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快去對姑娘說，并叫他不必起來，大家一家人咧，還用得着客氣麼？」家人應命而去。

佳俏人嬉笑怒罵

不一時只聽得裏邊似有開門送客之聲，陸錦不覺大疑，正思進去一瞧，早見喜奎蓬着頭出來，秋波微暈，粉臉呈紫，一面孔不高興的神氣，口也不開的，就在陸錦對面一張紅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。陸錦見了這付情形，又是心愛，又是害怕，早將預備作他丈夫的熱心，放低了一半。却一時打疊不出一句話來作開場白兒，良久良久，才迸出一句話來陪笑說道：「我聽說你回來了，心裏急得什麼似的，趕着來瞧瞧你。偏……」他這下半句，是說偏你又睡了，但是喜奎却不願他多說，忙着大聲截住道：「哦！你倒怎麼？急

什麼啦？我又不是你什麼親人？又沒有給人搶了去，何必勞你陸大人這般發急。老實說：我喜奎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替我發急的資格的人咧。承你陸大人的情，倒居然替我發急得這個樣子，我是委實感激得很，只可惜陸大人枉用了這番心機，因為陸大人只配做中華民國陸軍部的次長，還不配做我劉喜奎發急的人咧。」說着，兩隻秋水澄清的眼珠兒，似笑非笑，似睨不睨的，朝陸錦有意無意的這麼一凌。

陸錦聽了這番峭刻挖苦的話，又回想到剛才對他家人說的牛皮，兩兩參證，覺得大不對縫了，眼見着那家人還立在一旁笑嘻嘻地伺候，送茶送烟的正好忙咧。陸錦這一來，覺得比先時遭他拒絕不見的事情，更覺下不來台。但他是多情的人，只會對家人擺大人架子，却沒本領對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權，受了這場排揎，還是滿臉含着苦笑，一點不敢動怒。呆發多時，却虧好又想出一句話來。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這個倒不是我有什么野心，況且我也不敢……但……但……」一語未曾說出，喜奎忙喝止道：「但什麼！但什麼！昏你的糊塗蛋！本來誰許你有甚野心！你有野心，就該用點氣力，替國家多做點有益之事，替國家東征西討，在疆場上立點汗馬功勞，也不枉國家重用你的大恩，誰許你把野心用到我們脂粉隊中來了。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，用不着你來征伐。」說到這裏，又禁不住失笑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手握兵符略幾省的軍閥大人，更用不着你這般蠅蟻整螫的鬼討好兒。」說完了話，笑得氣都回不上來，拿塊手帕子，掩住了她的櫻桃小口，只用那一隻手指兒，指着陸錦。

的櫻桃小口，只用那一隻手指兒，指着陸錦。

陸錦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哦！了不得，原來姑娘爲這事情惱我咧。本來這是我的不是，誰教我拿着姑娘高貴之軀，送給那布販子曹三開心去咧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早已上前向喜奎作了一個長揖，只道喜奎一定可以消氣解冤，言歸於好了。誰知喜奎猛地放下臉兒，大聲詫異道：「阿唷唷！你要死了，作這鬼樣兒幹什麼？我一個唱戲的人，原是不值錢的身子，誰養我，誰就是我的老斗。曹三爺要我唱戲，那是曹三的權力，我去不去，是我劉喜奎本人的主意，與你陸大人什麼相干？怎麼是陸大人送與曹三開心的？這是什麼怪話？這話真正從那話說起哪。」陸錦聽了，只得又退至原位，怔了一歇，方才喟然長嘆道：「罷！罷！總是我陸錦不好。本來姑娘吃這一趟大虧，全是我作成的，也怪不得姑娘生氣。再說姑娘要不生氣，倒反不見你我的交情了。」喜奎聽了，不覺笑得打跌道：「你這個人哪，妙極了，妙極了，虧你從那裏學得這付老臉皮兒，又會纏七夾八的，硬把人家的話意，轉換一個方向兒。我想像你陸大人做這陸軍次長，也沒有多大好處，還不如到上海天津的幾個遊戲場中，做個滑稽派的獨腳戲，或者還有人替你喝一聲彩，那時候我劉喜奎，雖然未必引你爲同志，却不妨承認你是一個游藝行中的同道。那就賞足了面子了。」陸錦見他怒氣已解，因也笑說：「能敬做姑娘的同道，誰說不是天大的臉子，強如做陸軍次長多了。」喜奎正在沒奈何他，却有天津戲園中派來和喜奎接洽唱戲條件的人，上門求見，喜奎乘機

說一聲：「對不住，陸大人！請你坐一歇，我有事情，失陪了。」不等陸錦回言，便向外而去。

陸錦見他姍姍出去，大有翩若游龍之概，不覺看得出神起來，良久良久，才自言自語的太息道：「唉！這小妮子恁他個強，教我也沒法子奈何他了，只有等將來嫁了過去，再慢慢地勸導他罷。」說罷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原先那家人，還立在一邊伺候呢，陸錦一張紫膛色的臉上，竟也會泛出一層紅光。等了一回，見喜奎還沒進來，自覺乏味，便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走了。姑娘這幾天興致不好，你們都好好的伺候，將來過我家去，我都要重重提拔，像你這般內行，還得保舉你做個縣知事哩。」那人聽了，趕着打個千，再三道謝。

崔承斌獨佔花魁

陸錦回到部中，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，忽然記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，不知究竟是什麼人，不要真是自己一個情敵麼？若照喜奎以前情形，和自己待他的許多好處，喜奎又有承認作我家眷的宣稱，那麼，斷不至於再有外遇。然而事情究有可疑，非得澈底調查一下，斷不能消此疑竇。想了一回，忽然想到一個人來，心中大喜，忙喚當差的，快去警監衙門把李督察員請來。這李督察，原是陸錦私人，是一個專跑妓院，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。陸錦用到這人，可謂因才器使。當下李某到來，便把這事委託了他。這人却真個能幹，不上三天，便給他偵查得詳細詳細，回來從直報告。陸錦才知喜奎心中，除了本人之外，還有

一個情深意摯的崔承熾。陸錦得了報告，心中大憤，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，問他一個私通小崔的罪狀。并要詰問他小崔有甚好處，得他如許垂青。論勢力，本人是陸軍次長，小崔不過內務部一個小小司員。論財力，本人富可敵國，小崔是靠差使混飯吃的窮鬼。論過去歷史，本人對於喜奎，確有維持生活，捧他成名大恩，崔承熾對他有何好處，雖然無由而知，但是無論如何，總也越不過本人前頭去。照常理論，喜奎有了本人，生活名望，地位聲勢，已經足敷有餘，何必再找別人。想來想去，總想不出喜奎喜歡承熾的理由來。因又想到唱戲的人，免不得總有幾個客人，那小崔兒是否和喜奎有特別交誼？喜奎待他的特別交誼，是否比本人更好？抑或介於齊楚，無所軒輊？再或小崔認識喜奎，還在本人之前，喜奎因歷史關係，無法推却，不得不稍與敷衍，也未可知，然則喜奎爲什麼又要譁莫如深的，不肯告訴我呢？何以喜奎和我處得這麼久了，我却總沒有曉得一點風聲呢？種種疑團，愈加難以剖解，真是不說破到還明白，說破了，更難明白了。

陸錦從此也無心在部辦公了，一天到晚，只在喜奎家鬼混。喜奎高興時候，也不敢不略假詞色，要是不高興呢，甚至明明在家，也不肯和他相見。好個陸錦，他却真是一個多情忠厚之人，這一下子，他已窺破喜奎和小崔的深情密愛，萬萬不是本人所能望其項背。心中一股酸氣，大有按捺不住之苦，却難爲他涵養功深，見了喜奎，總是勉強忍耐，不肯使他丟臉。如此相持了一個多月，喜奎要上天津去了。照例，應由陸錦侍

衛，誰知喜奎此番却堅拒陸錦，勸他多辦公事，少貪風流。又道：「你們做大官的人，應以名譽爲重，不要爲了一個劉喜奎，丟了數十年的官聲。」陸錦見他儘打官話，心中摸不着他的頭腦，但據陸錦之意，却有寧可丟官敗名，不能不陪劉喜奎的決心，因爲喜奎豔名久噪，曾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，爲他發起色狂病來，寄了許多情書給喜奎，喜奎付之一笑，置之不理，那學生急了，竟於散戲之時，候在門口，等得喜奎出來，上車之時，竟自搶上前去，捧過他那嬌嫩香甜的一張圓臉兒，使勁的聞了一個香，只急得喜奎大喊救命，那學生還不放手，直等得喜奎的車夫跟包們，圍攔來，將他擒住，他才哈哈大笑的，說道：「好幸運，好幸運，今兒才償了我的心願了也。」衆人才曉得他是一個瘋子，拉拉扯扯的，將他送到警署。警官問明原因，罰了他五十塊錢，他還做了一篇文章，送登報上，說：「劉喜奎香個面孔，只罰五十元，警官未免不公，因爲喜奎是現代絕色，聞香面孔，雖然不比奸淫，也算一親芳澤，區區五十金，罰得太輕了，未免輕視美人。至於本人，却算做了一樁本輕利重的生意。」云云。從此喜奎名氣越大，而喜奎的戒備，也比較嚴密。此番陸錦必欲伴送去津，就是這個意思，他倒的確是一番愛惜保護的深心。

無奈喜奎偏不中抬舉，一定拒絕不受。陸錦心中，也覺詫異，不期脫口說道：「那麼，你這趟去津，是用不着人家護送了。那小崔哩，你可跟你同去不呢？」喜奎一聽小崔兩字，憑他膽子再大，意氣再盛一點，也總有些不大得勁起來，

登時粉臉飛紅，秋波暈碧，期期艾艾的，一時對答不出。停有幾秒鐘時，方才冷冷的道：「什麼小菜大菜？你說的我不懂呀。」陸錦見他情虛，益發深信喜奎和承熾，真有密切關係，并料定喜奎赴津，承熾必定充當隨從之職，不覺妒火大熾，五內如煎，但又忍不住使喜奎難堪，只得輕輕點頭說道：「小菜自然比大菜好點。你帶了小菜，本來不必再要大菜了。」陸錦一面說，一面瞧喜奎神色十分慌張，大非平時飛揚跋扈能說假話的情形，便覺得他楚楚可憐，再不能多說一句，却喜奎心中一虛，面色便和悅了許多，對於陸錦，也免不得勉強敷衍，略事殷勤。陸錦原是沒腦子的東西，受此優遇，已是心滿意足，無所不可，那怕喜奎對他說明要嫁給崔承熾了，煩他作個證婚，同時兼充一個大茶壺兒，諒他也沒有不樂於遵命的了。這倒不是作者刻薄之話。只看他經過喜奎一次優待，當夜留他在家中睡了一晚，次日一早，便由着崔承熾護送出發，他倆竟堂堂皇皇親熱熱的，同到天津去了。陸錦只大睜着眼兒，連送上火車的差使，都派他不着。要知道這全是喜奎枕邊被底一番活動之功，竟能弄得陸錦伏伏貼貼，甘心讓步，此而可讓，安知其他一定不可讓呢？

陸 秀 山 借 刀 殺 人

這還罷了，不料從此以後，喜奎對於陸錦，愈存輕鄙之心，同時對於承熾，也越存親愛之意。承熾本是寒士，喜奎常向陸錦索得孝敬，便轉去送給承熾。承熾得此，已比部中薪水體面得多

，在他本意，這等差使，遠勝內部員司。就是喜奎初意，也打算請承熾辭去內部職務，專替本人編編戲，講講話，也就够了。總因外間名譽有關，未敢輕易言辭，不道兩邊往來的日子久了，形迹渾忘，忌諱毫無，承熾穿着一件猗猗猗袍子，出入衙門，常有同事們取笑他，說是劉喜奎做給他穿的。承熾一時得意忘形，竟老老實實，說是喜奎向陸次長要求，送給我的。同事們聽了，有笑他的，有羨慕的，却有十分之九是妬忌他的。因為那時北京正大鬧官災，各大衙門，除了財交兩部是關衙門，月月有薪水可領之外，其他各部，都是七折八扣，還經年累月的，不得發放。人窮得淌水，苦得要命，偏這權承熾，因兼了這個美差，起居日用，非常寫意，早已弄得人人眼紅，個個心妬。只因他的臉蛋子，原生得不差，年紀又輕，媚功又好，大似老天爺特別垂青，有意栽培，使他享這艷福財運一般。天之所定，誰能易之？因此大家雖有妬心，却也沒法奈何他，此時見他公然說出陸錦贈袍一事，言下并有政府官吏，不及坤伶侍衛之意。把一班窮同事說得面紅色惡，難以爲情起來。於是有那深明大義的人說：「承熾此舉有大罪三：一是瀆辱鄰部長官；二是做慢本部同事；三是輕蔑政府神聖。至於他本身的品行不端，人格墮落，猶其餘事」等語。

得派遣衛隊，將小崔捉來，立行正法，以爲瀆辱長官者戒。轉念一想，自己和喜奎的事，也不是什麼名正言順的國家大事，更不是陸軍部次長職務內應有之事，小崔在這上頭，欺侮本人，只能算是私人搶風，萬萬不能加他瀆辱官長的罪名。況且此事一經聲揚，小崔果然危險，然而充其極量，也不過削職而止，本人身爲次長，位高望重，若因此而竟被牽動地位，不但事實上拚他不過，而從此名譽掃地，貽笑中外，終身留下一個汗點兒，尤其犯不上算。何況喜奎心中，只愛一個承熾，實際上本人却還叨着他的光兒。因爲承熾之事發表以後，喜奎心中愧懼，反和本人要好得多，本人正想趁此機會，爲得寸進尺之計，若將承熾攀倒，喜奎也和本人作對，那時再想博得美人一笑爲歡，可比登天還難了。如此一想，又覺承熾的地位，不但不宜動他，還該設法保全他才是。這樣兩個相反的念頭，交戰胸中，萬分委決不下，倒把個才大功高的陸次長，弄得如醉如癡，恰如染了神經病兒一般。有時雖在辦公時間，也會自言自語的，說出劉喜奎可憐，崔承熾可辦的兩句話來。惹得陸部全體員司，和陸錦一班同僚，都當作一件趣事，霎時傳遍九城。幸而陸錦爲人忠厚，大家不忍和他爲難，也沒有人去攻訐他。

負大帥裁成之德。不料有內部員司崔某，混名小菜的，那廝自恃年輕貌美，多方誘惑，喜奎原不敢忘大帥厚恩，只因小菜屢說大帥身居高位，心存叵測，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，還有許多混賬說話，他能說得出，某却傳不來。因此喜奎息了嫁給大帥的念頭，居然和小菜十分親密起來。大帥軍書旁午，政務勞神，本不敢以小事相告，只因這廝信口造謠，膽大妄爲，不但於大帥名譽有關，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誤會，與大帥發生惡感。在大帥本身，固沒甚關係，倒怕國家大局，發生不良影響，歸根結底，大帥還是不能辭咎，所以專忱過來，稟報一聲，大帥看該如何辦法？「這番說話，委實說得上絕妙好詞四字。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，同時即藉表本人之忠義，一方面爲喜奎留出地步，同時又將曹三的地位，抬得十足。而且立言非常得體，措詞十分大方，了了數言，面面俱到，不但無懈可擊，簡直無語不圓。陸錦受教之後，真有一百二十分的欽佩，難爲他不敢怠慢，在部中請了要公赴保的短假，急急忙忙，趕到保定，會見曹三。

洗澡主任李彥青

曹三自喜奎去後，鬱鬱不樂，忽忽如有所失，屢向各方打聽，也已深悉喜奎未嘗嫁給陸錦，不過假陸太太三字作個牌頭，幷知陸錦還吃着小崔的虧。心中正在痛恨承熾，憐念陸錦的當兒。可巧陸錦到來，便立刻延見，優予禮貌。陸錦更是喜悅，便將那司長教給的一番話，說了出來，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，又妬又惑，羞是羞喜奎

被奪，怒是怒喜奎上當，如是妬承熾的艷福，感是感陸錦的忠義。陸錦見曹三已被激動，大事可算成功，并承曹三十分優待，心中歡慰，自不待言。但只對於喜奎方面，猶恐結怨太甚，不能見面。因復再三要求曹三，嚴守秘密。曹三也答應了留陸錦在保玩了三天，比及陸錦辭別回京，早有家報稱曹經略等電請國務院重辦小崔，不料小崔聞訊逃走，據聞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。陸錦聽了，萬不料如此一來，倒成全了他們，反而正式結合起來。喜奎此去，必定嫁與小崔，本人不成了陌路蕭郎，竟連一面之緣，都不可得了麼？心中一急，竟吐出一口血來。過不多日，崔承熾和劉喜奎結婚消息，傳播京津道上，各地報紙，紛紛刊載二人的小照，和結婚的消息，饒注等等。大家當作一件佳話珍聞，甚至有那消息靈敏的報館，竟連帶將曹陸兩方情場角逐，和失敗於小崔之手的一段內幕，也盡情刊布出來。這樣一來，不但陸錦丟盡顏面，就是身居保定，貴為經略的曹三爺，也覺面上無光，心中不樂。但這是小事，他們既託庇於外人，匿身租界，也犯不着再去尋事，一幕三角戀愛公案，就從此作小結束，這是前數年的事情。如今曹三勢力愈盛，身分愈高，此番宏開壽域，男女名伶，羣集一堂，却獨獨見不到心上人兒劉喜奎，你教他如何不感傷追念呢？

曹錕斷却不了情

曹三原是一個直爽長厚的人，心有所思，面上到遮掩不住，登時長吁短歎的，鬱鬱不樂起

來。這一來，別人倒還罷了，只有他那位親信人物，如高凌蔚王毓芝李彥青等，早都慌做一團，大有主憂臣死的意態。還是李彥青比較密切，他原是一個廚子的少爺，說起這廚子的來頭，却也非同小可，因為他的東家，是外號智多星張志潭張部長的老太爺，曾有人見過他的名片，左角兒上也寫着「大批官銜」，這官銜，却真威赫，凡是張氏父子兩代，在清朝民國歷任的各種銜頭，全都抄了上去。只於官銜之下，加了膳房主任四個小字，下面便是這膳房主任領袖的姓名，列公別笑此公善於扯淡，委實除了少數之少數的幾位真正闊人之外，那批熱中朋友，誰不嘖嘖稱羨，暗暗拉攏？希冀借此作個終南的捷徑，可以親近張氏，營謀差缺。後來這位李主任李老太爺，終於犯了招搖納賄的罪名，被張老太爺驅逐出來，幸而他的少爺李彥青，亦已出山任事，在一家浴室內充當扞脚專員，還兼擦背事宜，本來每月收入，亦頗可觀，不料這位李專員的運氣，却比他老大爺好得多，不曉以何因緣，見賞於這位四省經略大人曹三爺，一見傾心，三生緣訂。曹三爺一度出浴，就把這李專員帶回公館，兩個人要好到了不得。不但曹三爺出浴時候，少他不得，甚至起居食息，隨時隨事，都有非他不可之勢。李專員得此際遇，正是平地一聲雷的，大抖特抖起來，那時他的頭銜，又換過了，本來是普通浴室的扞脚員，現在却升做經略府的洗澡主任。另外還有曹太經略提拔他什麼副官咧，參議咧。處長咧？種種道地官銜，那倒的真是北洋政府的薦簡職銜，並不是小子開的頑笑了。列公聽到這裏，或

者有人奇怪，以為一個扞脚出身的人，怎麼能够置身仕版呢？殊不知英雄出身，原本越低越好。李彥青一生事業而論，此時還不過發軔之始，將來的富貴功名，真是未可意料。若照列公這等小見，只怕還要驚駭欲絕咧。

由絢爛歸於平淡

再說李彥青做了曹大經略身邊最最寵信之人，自有許多攀附的人，一般的稱他李大人李老爺，稱他老子是老太爺，還有和他同事之人，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噓幾句。也有和他拜把子，稱兄弟的。彥青志得意滿，自不消說，只有兩處地方，還不能十分討好，一個是吳大帥吳子玉（佩孚）生性正直，最恨這等宵小之徒。常說曹大帥的事情，全是這班狐狗攪壞，言下之意，還不專指彥青一人。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劉夫人，罵得最為刻毒，他曾當着許多人的面，把彥青喊去，拍案大罵，彥青素知曹三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單單敬怕這位太太，他也只得以此曹三之心為心，跟着敬畏太太；受了罵，兀自不敢聲辯，只有唯唯稱是，諾諾連聲。叩了個頭，含悲帶淚的出去。

如今却說李彥青探明曹三意旨，知他故劍情深，不忘喜奎，若是別的事情，只消他一聲吩咐，自有許多能幹的人，奪着奉承，那怕殺人放火，也得趕着替他辦好，只因這喜奎，是曹三心愛之人，喜奎一來，却於彥青本身，有點障礙，因此倒正言勸諫道：「大帥身繫天下安危，為時局中心人物，犯不着為了劉喜奎這個小狐狸子，想壞了貴體。依理而論。喜奎雖已嫁人，亦可設法弄來

，只消等他來華界時候，一輛汽車，迎接了來，還怕不是太帥的人？諒那崔家小子，也不敢怎樣無禮。但聞喜奎嫁人以後，已得乾血癆症，面黃肌瘦，簡直不成人樣兒了。大帥弄了回來，也不中意的，何必負着一個劫奪人妻的名聲，弄這癆病鬼回來。而且太太曉得了，又是淘氣。天下多美婦人，大帥若果有意納寵，小的將來親赴津滬

，挑選幾個絕色美人，替大帥消遣解悶。纏勾多時，把個英雄領袖的曹虎威，攪得喘吁吁地，笑而叱道：「小子虧你說得出來，滾罷，啥要出去了。」說罷，振衣而起。彥青忙着伺候他穿衣，帶帽，將他打扮好了。這曹三自去幹他的公事，從此再也不提劉喜奎三字。這曹三和喜奎的關係，總算斷絕於李彥青之口，喜奎要是得知此事，

序侯暢先生新著

孫科

行政學之範疇極為廣泛，以研究各種行政事項為對象，凡關於行政機構之組織，職

權、作用、執行之方法技術、及其得失利弊等均屬之。晚近行政組織日趨精密，行政功

能日益繁複，因之對於行政學之研究，亦日趨專門與重要。侯委員叔達（暢）供職黨政機

關垂三十餘年，且有豐富之行政實務經驗，對現行行政法學尤有精湛之研究。茲就其研

究所獲心得，編為「行政學通論」一書，闡發詳明，論斷嚴謹，書將付印，徵序於予，

予以侯委員於公餘孜孜不懈，進德修業，埋首著述，其志可嘉，故樂為之序。

還不曉要怎樣感謝他咧。」

這一段文章着實寫得痛快淋漓，入木三分，將軍闊嘴臉，紅伶委屈，一股腦兒抖了出來。祇是，根據筆者所獲的資料，還有一些可資補充的地方：陸錦和劉喜奎相識甚早，因為他們同鄉同里，算得上是老鄉親，劉喜奎家貧務農，陸錦的父親曾在天津縣衙門充任吹鼓手。劉喜奎跟崔承燾結婚以後，陸錦輾轉的聽到外間傳說，據說劉喜奎曾公然語人：

「陸大人一心要我作他的二房，叫他做夢也休想，甯說二房了，便明媒正娶的娶我當他太太，我也不幹。咱們家從前固然是窮些，却也是耕讀傳家。他呢，哼哼，衙門口吹鼓手的兒子罷咧！」

這些話未必就是劉喜奎說的，多一半是有人懷着酸葡萄心理，也用上了借刀殺人嫁禍東吳之計，激怒陸錦，對劉喜奎和崔承燾小兩口兒有所不利。陸錦聽後果然氣忿不已，認為劉喜奎不該揭他的底。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日，孫寶琦任內務總理，陸錦陞任陸軍總長，他立刻就撤了崔承燾的差。崔劉就此在天津定居，靠劉喜奎的一點私蓄維持生活，但是兩人結合不到一年，崔承燾便忽罹暴病不治身亡。這裏頭有沒有什麼隱情，那就很難考查了。崔劉的愛情結晶品是一個男孩。劉喜奎自從崔承燾一死，便洗卸鉛華，守寡撫孤，平日不出戶，尚且杜門謝客。關於這一點，「中外」六卷六期田維平先生一文中記述甚詳。劉喜奎的由殉爛歸於平淡，適足以證明她是色藝德三者具備的人海奇女子。